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八十三回 劉清官御封大學士

劉大人瞻望接事官，開言說：「煩大人替我傳達天顏，我劉墉奉主命，上保定府考選文章已畢，前來復命交旨。」接事官聞聽，不敢怠慢，翻身往裡而去。來至太上皇爺駕前跪倒，說：「奴才啟奏聖上：今有劉墉，打保定府做主考回來，現在禁門候旨。」太上皇爺聞聽，說：「宣他進來。」接事官答應，退步翻身，來至奏事門外站住，高聲開言，說：「皇爺有旨，宣劉墉進見！」劉墉聞聽，不敢怠慢，走上前來，一同往裡而走。一邊走著道，接事官開言說：「劉大人，你這個枷，從何處扛來的？什麼人給你戴的？」劉大人見問，眼望接事官，說：「大人，這件事提起來話長，等我見了聖主，大人自然明白。」二人說話之間，來至禁門。劉大人見了聖駕，不敢怠慢，跪在駕前，說：「奴才劉墉，打保定府考童生完畢回來，在我主駕前交旨。」太上皇爺聞聽，往下一看，瞧見劉大人扛著枷，跪在下面，封皮上寫著：「刁民一名王玉」。太上皇爺看罷，往下開言，說：「劉墉，你特也多事，怎麼你把王玉的枷扛上來見朕？又有什麼事故？快些奏來！」劉大人見問，扛著枷，向上叩首，說：「我主：難道說為臣的是個呆子不成？王玉的枷，為臣的為什麼替他扛著呢？」聖主爺聞聽，往下又問，說：「到底是何人與你的呢？」劉大人見問，說：「我主：要提起這個人，主上也知道，就是保定府的總督良肯堂管的深州的州官，閔上通給為臣的戴的。」

眾位明公，羅鍋子真難纏，未曾告閔上通，先把良大人攔在裡頭咧！聖主將他罰俸三年，說他失於覺察，從寬免究。再說聖主爺座上開言。

聖主爺，寶座之上開言道：「賢卿留神聽朕云：閔州官，為何與你將枷戴？其中情由對朕云。」劉大人，聽見皇爺將他問，說道是：「聖主細聽這根源：深州地方遭旱澇，主公的賑濟把民憐。奉旨發糧賣官米，一斗十升三百錢。誰知道州官將弊作，誤國坑民把聖主瞞。每鬥多要錢一百，總不念，深州的百姓受貧寒。還有一宗更可惡，私改官門行不端，一斗只給七升米，眾多黎民不敢言。劉墉暗把深州上，皆因為，主公的皇恩重似山。為臣的，既吃君祿當報效，喬妝打扮把人瞞，假扮窮民去買米，察看他為官賢不賢。我劉墉，到了深州衙門內，米場之中看一番。」

我劉墉，處處全都驗仔細，百姓們，不能真實把恩沾。民打幌子州官賣酒，為臣觀瞧氣不平，我也去買那官米，升合不對我不容。因此和米場鬧鬥氣，他的衙役不寬容，將為臣。立時將我上了鎖，帶到跟前問罪名。閔上通就將堂去坐，說為臣，擅鬧米場行不端，吩咐他的衙役將臣打，把劉墉按在地流平。剛然要把為臣打，忽見他，一個衙役進角門，跪在堂前回話，說道是：為臣大轎到來臨。叫他去，快接主考休遲誤，閔上通，他顧不得打臣咧，立時他又把話傳。」

劉大人說：「我主：州官閔上通，聽見說為臣的大轎前來，他就不顧打臣咧。吩咐他的衙役，著一面枷上來，將為臣當堂枷號。他還吩咐衙役，將我鎖在米場示眾。隨後，就有臣的家人、轎夫，齊至衙門。閔上通一見，心中害怕，跑進衙門，在書房藏躲。為臣的正要派人拿他，恰好有深州的游擊李元真，聞聽這個信，到州官的衙門迎接為臣。為臣的就派他將州官閔上通拿住，帶到他的衙門看守，只要在，不要他壞。為臣的所以扛枷前來見主，請聖旨發落。望我主恕臣多事之罪。」

聖主爺聞聽劉大人這一片言詞，龍心歡喜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賢卿，你為國為民，何罪之有？」聖主爺吩咐：「將劉墉的枷號打去。」御前官聞聽太上皇爺吩咐，不敢怠慢，慌忙上前，與大人將枷號打去。劉大人將枷號打去，一旁站立。聖主爺往下開言，說：「卿你為國為民，何罪之有？難得你赤心報國，與朕躬出力，忠正可嘉。朕封你為內閣大學士。」劉大人聞聽，磕頭謝恩。聖主爺又發旨意一道，下與那保定府的總督良肯堂良大人，說他「失於覺察，罰俸三年」。然後叫他將州官閔上通斬首示眾。

聖主爺傳旨已畢，又往下開言，說：「劉卿家。」劉大人聞聽，不敢怠慢，慌忙跪倒，說：「奴才劉墉伺候吾主。」聖主爺一見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卿家，昨日有河務的本章，待朕御覽，說河水甚淺，糧船不能行走。替朕代勞，前去察看一番，回來奏朕。」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為臣遵旨。」劉大人領旨，往外而走。來至大宮門，劉大人上轎回京，擇吉日上滄州一帶察河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聖主爺國事已畢，駕回後宮，眾群臣散出不表。

且說的是直隸保定府管，有一座州，離城五里，有個于家屯。這村中有一家，弟兄二人，兄叫李賓，是一個鬻門秀士；弟名叫李容。李賓的妻子王氏，李容的妻子趙氏。李賓的膝下有一女，名叫榮姐，年方十六，還未出嫁。一家五口度日，雖不算十分富足，堪可夠過。這村中就有一個賊匪，名叫於良壞，是一個大盜。素日裡與李賓不大很對。到了這一天，他犯了官司，被滄州這捕役將他拿住，帶到州衙的衙門。

且說滄州這一個州官，他本是青縣的知縣，署滄州事，姓趙，叫趙文達，外號叫趙耙子。是一個搜審官司不論曲直，誰送他禮物，誰就贏定咧。

且說於良壞到了滄州的衙門，用銀錢上下買通，將秀士李賓拉上，他說是他窩主，俗語說得好：賊咬一口，人骨三分；再者李賓，又有錢，是今財主；三來於良壞又花了錢。州官趙文達立時出了票令，差人將李賓拿來，當堂屈打成招。州官是想錢的心盛，隨後又把他兄弟李容拿了來咧，一同招了監咧。

然後又吩咐衙役，到李賓的家中，起贓而去。

趙州官，差去兩名衙役，一個叫周必，一個叫孫能。

二人出面不怠慢，逕奔于家屯大路行。離城不過五里路，轉眼之間進村中。素日知道也不用問，來到李家硬住裡行。

見了王氏與趙氏，就把那，起贓的事情說個明。他們倆，瞧見兩位佳人容貌美，慾火時間往上升。明欺他家下無男子，兩個衙役要硬上弓。二佳人一見魂不在，嚇壞了容姐女俊英。王氏開言來講話，說「上差們留神聽我云。」